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7 ·

語言·文字類

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著

修辭學通詮

王 易著

實用國文修辭學

金兆梓著

上海書店

金兆梓著

實用國文修辭學

實用國文修辭學

目次

頁數

導言

一

第一章

題目

六

第二章

材料

一〇

第三章

謀篇

一五

第四章

裁章

三七

第五章

鍊句

五八

第六章

遣詞

一二〇

第七章

藻飾

一四五

實用國文修辭學

導言

說文：『修、飾也，从攴聲；多、象毛飾畫文，』故修之本義，爲文飾。『飾、』說文：『馭也，从巾，从人，从食聲。』段玉裁注：『凡物去其塵垢，卽所以增其光采，故馭者飾之本義。』然則「修飾」云者，義取拭治，而非藻績。「辭」說文：『訟也，从言，从辛；言辛，猶言理事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按分爭辨訟謂之辭。』禮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卽其本義。引伸之爲言說，荀子正名篇：『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是「修辭」云者，卽取言說而清理馭治之以去其罣障，明達其所欲言之意，實古者所謂飾辭專對之術也。

「修辭」二字聯用而成一名，首見於易之文言。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者，猶言整理其言說以確定其所欲言之意也。左傳載子產之對獻捷，趙文子曰：『其辭順；』孔子稱之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是所謂「言之有文」，所謂「慎辭」，都不過謂其言順，亦卽論語所謂「辭達」之謂也。

，此修辭之眞解也。

史通言語篇曰：『逮漢魏已降，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然則漢魏以前，口舌固與筆札並重，嗣後既以筆札代口舌，而小視言說，往者飾辭專對之術，遂以湮沒而不傳，於是修辭之事遂爲屬文所專有，今人亦遂誤以爲摘詞抒藻之術矣。其實修辭之術與所謂摘詞抒藻之術，固有間也。然卽此摘詞抒藻之術，亦殊無具體有系統之述作。蕭梁劉勰之文心雕龍，壁肌分理，於斯爲近；其神思以下諸篇，於摘詞抒藻之術，多所論列。顧但申理論，未列條貫；且復文過其實，以之玩賞固之餘，揆諸實用則不足。後此則有元王構之修詞鑑衡等書，名雖是而實益非其倫。

此學之在吾國，既無有系統之述作可以取資，卽今欲有所蒐討，俾成一具體有系統之學科，以爲學者修辭之一助，勢不能不借助異國。修辭學之在歐西曰 *Rhetoric*，文首見於希臘，語原取自 *peup* (*Rhetor*)，意曰「言說之人」。故 *Rhetoric* 一名，其本義實爲言說術，其取義與吾國古者所謂修辭，若合符節——實指專用於言說者言。然文辭之爲用，原以濟言說之窮，故其原理亦可適用於整理文辭，於是

修辭之範圍遂及於各種之文辭矣。至歐洲中古時代「煩瑣學派」Scholastic 興，頗注重知識之察辨，而尤注重辨論之形式，於是修辭學遂列爲七藝 The Seven Liberal Arts（七藝者：一、天文，二、算術，三、幾何，四、音樂，五、文法，六邏輯，七、修辭。前四者總謂之四術 Quadrivium，後三者總謂之三術 Trivium。）之一。自是以後，繼踵增修，益蔚然成一學科。顧中西文字根本不同，強事因襲，恐貽削足適履之譏，茲特略師其條貫之排比，而實質上則儘量用前人論詩文修辭之名著，藉以闡明整理吾所自有飾辭之術，庶幾於學者辭達之功不無少裨乎。

修辭學之定義及範圍

一、修辭學之定義 修辭學者，科學而兼藝術者也：以其闡明建立言說之律言，則爲科學；以諳習其律而用於言說言，則爲藝術。故有名之爲修辭學者，亦有名之爲修辭法者。今仍用較沿習之名，命之曰修辭學。其學維何？曰取最適當之語，置諸最適當之地位，使作者之思想感情想像，皆易印入人之觀聽，而無晦澀疑似之虞，此修辭學之事也。故修辭學者，教人以極有效極經濟之言說文辭，求達其所欲達之思想感情想像之學科也。

二、修辭學之於文法及邏輯

文法、修辭學、邏輯，斯三者即上述煩瑣學派所標爲七藝中之三術，凡皆以善其言說之形式者也。顧其爲用，各自不同。約言之：文法者，言語律也；邏輯者，思想律也；發諸心，出乎口，何如斯爲當，文法邏輯之事也；修辭學則不惟其當，必使吾之言說何如斯可以曉人而動人，使讀者極易領會吾之思想感情與想像，然後修辭之能事始畢。故示文章之破格或正格，文法之事也，而修辭則在別文章之美惡；示思想之正格或破格，邏輯之事也，而修辭學則在示別表現思想方法之巧拙；質言之，文法、邏輯，予人以規矩，而修辭則欲使人巧者也。雖然，欲吾說之足以曉人動人，必吾心口先不背乎律。不然，蒙昧糾紛，乖刺牴牾，或且索解人而不得。故欲修辭仍當先明文法邏輯以爲之基礎。然謂文法邏輯爲修辭學之基礎則可，謂其即爲修辭學之本領則不可。

三、修辭學之於文評學

徵之吾國昔賢之述作，文心雕龍與劉知幾之史通大體實爲文評學 Literary Criticism 而其中即常涉及修辭，故此兩者實易相混。其實兩者固各自有其畛域，其範疇絕不相同。其不同之點可約爲二項：（一）修辭學之藝術性爲多，其目的教吾人如何作文；文評學則神吾人以賞鑑評定已成之作品。（二）

依據上說，修辭學惟論形式，譬欲敘述一事不問其事有無可述之價值，只教人以如何說；文評學則偏重實質問題，辨別何者爲吾人所應述，及此所述之物對於讀者能發生如何之效力。雖不無討論及形式風格之處，然討論一章一句之如何結構，或風格上種種之機械法則固絕少；其所討論，多在搜求表現感情思想所需風格上有價值而不變之品性，與夫不易爲修辭學之規則所能粗略分析之美。故文評學之範圍視修辭學爲廣，而其原則則較難徵實。此溫谿史德 Winchester 文評學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Criticism 之說也。

四、修辭學與有關係之學科 綜上文所述，修辭學之爲何物可以知矣。然此外與修辭學有關係之學科則尙不止此：（一）吾人既欲以修辭學之本領，使吾之所作如何可適於讀者之觀聽，則非從心理上加以研究不爲功；質言之，上文所謂求辭達最有效最經濟之科學云者，所謂「有效」，即易得讀者心理上之感受；所謂經濟，即節省讀者心理上之用力。故修辭之目的，實在求一方法使讀者用極少之心力，而得極深之印像也，是其與心理學實無一處不息息相關。（二）吾國文字採單音制，一字一音，一音一義，往往以聲音關係，義雖精當，音有未安，即不能不從事於增刪

替易，以求音節之和諧。蓋音節之和諧固亦求達辭有效而經濟之一要件也。欲收調和音節之效，則音韻學實爲首當研究之學科。此外文字學美學等亦皆爲研究修辭者所常取資，故學者於此等學科，亦須有相當之修養。

第一章 題目

一、命題 蕭梁劉勰曰：『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見文心雕龍神思篇）蓋吾人之思想、感情，本恍惚無定，既複雜而凌亂，亦來去之無蹤，欲捉搦而徵實之，緒理而條達之，必先定一對象，以攝吾之心思，然後藉之以爲取去，蒐集而排比之，庶不致貽「無的放矢」之譏。此其對象維何？則題目是也。有題目而就題目以攝其神思，然後整理排比之，不使之飄忽凌亂，是則命題之作用也。故作者而果欲其情思之深入，命題自不可不慎。至於命題之道，則當知下律：

（甲）命題之選擇 題之爲用，既所以攝吾之心思，故命題不佳，往往足爲行文之累。然則選題之道奈何？曰：

(一)須力避歧雜，

(二)須力避汎博，

(三)須力避模糊，

(四)須力避空洞。

(乙)命題與作者 命題能遵守上律，庶不至爲行文之累矣，然苟非出於作

者能力興趣之所及，則勉強竭蹶以爲之，終不能產生好作品。故作者尤當自審其能力之所及，興趣之所在，以爲命題之標準。欲知乎此，當明下律：

(一)須出於作者自身之經驗觀察，

(二)須出於作者自身所習之學科，

(三)須出於作者自身之興趣。

(丙)命題與讀者 命題雖能不爲行文之累，而又皆出於作者自身之所能所得所好矣，然苟不適於讀者，則雖有妙文，猶之無作。蓋吾人作文，無非求達吾情意於他人，是固欲人人能讀之，而非欲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者。然則讀者之能否領會吾文，自亦吾人行文時所不可忽者也。故吾人命題時，必須

(一)明瞭讀者之注意力，

(二)明瞭讀者之境地，

(三)明瞭讀者之了解力。

二、題文

命題係作者自選之對象，題文則以文字表出吾所選之對象，使讀者明瞭吾所論列、敘述、描寫者之何在。苟題文之意旨不清，則易令人莫明吾對象

之所在，或因以誤會全文之作意。故斟酌題面之文字，亦爲節省讀者心力，增加吾文效力之工夫，是則修辭學應有之事也。斟酌題面文字，要不外下方所列四項之標準：

(一)題文必須清晰

例如文化週刊第十二期有一文，題曰「資本主義社會

的弊病」，此其題面即模糊而不清晰，易使讀者發生誤會。彼其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究謂以資本主義爲基礎所組成之社會中所發生之弊病乎？抑謂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上所發生之弊病乎？是非卒讀全文，讀者即不能明吾所論列之對象，讀時必多費心力。苟先釐清題文之意旨，則讀者即可省却一半之心力，而於全文作意加倍了解。

(二)題名不可爲無意義之聯綴 例如洪水復活第一期，有一文題曰，「論古今中外新舊」，此題只將「古」「今」「中」「外」「新」「舊」六靜詞爲無意義之聯綴，令讀者莫明其題旨之所在。

(三)題文不可用僻典 例如唐段成式之酉陽雜俎中諸子目中有天咫玉格壺史貝編諸泉記等名。「諸泉」據能改齋漫錄謂爲太陰神名，語出抱朴子，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敢斷定其確否。壺史多述道家事，命曰壺史，或係以義道家言：有壺公者常懸一壺，化爲天地，中有日月，夜宿其內，自號壺天，爲東漢費長房所遇者。貝編之名，或係取義佛經，佛經固舊用具多樹葉書者，是編多述佛家事，故用之。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以爲莫得深考。至於天咫玉格等名，則尤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以此命題徒足以惑讀者之視聽，僅視其名，殊不易明了其中所述者之爲何物也。

(四)題文須與題旨相稱 例如韓退之原道全篇皆針對佛老而發，絕未說明道之大原之何從出。故此文宜標曰「闢佛老」，題文庶與題旨相稱，題以原道殊不稱。又如上引之諸泉記雜述神怪之事者，而獨以「諸泉」名之，是以偏蓋其全。

也；又如哀枚之子不語，亦難述神怪事者，而顧取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之文以名之，則又以全指其偏也：是亦皆題文與題旨不相稱者也。

第二章 材料

言說文辭，無論形之筆札，播諸唇吻，要必其言之有物，庶幾所發之言文能充實而光輝。若乃積理不富，儲材不豐，則雖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徒恃命題審慎，馭題有方，猶之無益也。譬彼築室，庀材爲先，材不先備，工何所施。然則何者乃爲行文所必不可或缺之材質乎？曰文辭體類，固極繁複，約所需材，不外四品：（一）景物，（二）事實，（三）理論，（四）感情。然則儲材之道奈何？曰首示儲材之道者當始墨子。墨子非命上：『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廣以爲政刑，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墨子之三表，即示吾人以儲材之道也。然其說尙未能涵括，今並參稽而修正之，釐之爲四步：（一）觀察，即墨所謂「原之」也；（二）思索，近墨所謂「用之」也；（三）讀書，即墨所謂「本之」也；（四）請益，則墨所未及者也。茲分述之如下：

一、觀察 凡有所言說，無論其所說者爲物，爲事，爲理，爲情，其所說之對象必不外於吾人四周之環境。故儲材之道，首重觀察。然觀察有五蔽，不可不知也。何爲五蔽？一曰師承，二曰主觀，三曰時異，四曰地別，五曰客氣。

(一)師承 此言門戶之見也。蓋人固無不學而知，不學而能者，而學則必有師承，少而習焉，長而濡焉，則吾人之觀察力，極易爲師承之所囿。例如服膺良知之說者，必是陸王而非程朱；心折格物之說者，必是程朱而非陸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觀察之蔽一也。

(二)主觀 荀子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凡是皆主觀爲之蔽也，此觀察之蔽二也。

(三)時異 莊子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此言吾人之見解易爲時代思想之所囿也。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生活與風尚，則一時代自有一時代之社會意識及政治理想。必欲以古律今，固失之頑舊；然必以今衡古，亦不免失之拘迂；此觀察之蔽三也。

(四)地別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此言吾人之見解易爲地方習尚之所囿也。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生活狀況，則一地方自有一地方之習俗風尚，亦即一地方有一地方之利病。強彼就此，固所不能；而強此就彼，亦大可不必。然拘者往往故步自封，誕者則又見異思遷，此觀察之蔽四也。

(五)客氣

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此言吾人之是非黑白，往往爲一時情感所憑，顛倒是非，淆亂黑白，有出於不自知者也。其實天下事實無絕對之是非善惡，客氣憑之，善亦可惡，惡亦可善矣。故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觀察之蔽五也。

去此五蔽，以純客觀觀察事物，則其觀察始不致瞽亂，然後狀物可精刻，述事可真實，闡理可透闢，抒情可真切。荀子曰：『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此觀察之道也。

二、思索

凡諸事物情理有時僅有非吾人之直接經驗所能了解者，自不能不有待於思索。譬之雲之氤氳變幻，吾目可得而見也；雨之冷溼微暴，吾膚可得而觸也；雷之殷殷隆隆，吾耳可得而聞也。然雲何以降而爲雨？雲何以激而成雷？但緣

耳目，不假思索，則徒有見於現量，而無由得於比量矣。必也或積多次之經驗，歸納而抽其緒；或藉他種之現象，比類而推其理；凡此皆思索之功也。必思索之不得，乃始可借鏡前人已得之經驗思想，以爲吾參證之資。李爾（Rider）曰：『讀書非至如饑求食渴求飲時，即不必讀，』此即言讀書之不可不先有自我之思索以爲之主宰也。

三、讀書 荀卿有言：『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蓋吾生有涯，而知無涯，一一事物，必待身自經驗，身自思索，所得事復有幾。前人本其經驗思索以著之於書者，至少總足以供吾人之參考——既可以節吾思考之力，並可使有餘力以求前人之所未得。揚子雲自謂不學，及觀書於石室，乃成大儒。故讀書亦積理儲材之所不可少。惟讀書亦自有道：

（一）黎獻紛繁，載籍浩瀚，若拘守一家之言，不求博覽羣書，則既無以裁其得失，定其取舍，抑且入主出奴，偏狹自足。故欲有資於假借，自必有核羣籍，提要鉤元，然後有裨於吾之採擇，此讀書之道一也。

（二）語焉不精，擇焉不詳，但知蒐討，不加甄別，則韓魏可以陪位於楚莊，

三監可以稱之爲殷地。故必折衷往訓，而參驗之於吾心，庶幾無徵不信，不至混和璧於燕石矣。此讀書之道二也。

(三)一人有一人所處之時代，一人有一人所處之環境，則其見聞所及，自與我有所不同。且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取捨，則其思索之方亦自與我不能無異。當知假借於書籍，固以供吾人之參考，而非以供模擬與剽竊也，此讀書之道三也。

四、請益 吾人欲求解答於書籍時，或書本有誤，或文義隱僻，或竟求之而無所得，則更不能不求之於明師益友，以得切磋之利。顏氏家訓述：北齊時有姜仲岳者讀穀梁傳，誤以寶刀名「孟勞」爲魯之多力之人，得當世碩儒邢昺時正之而覺其誤。又述元魏時洛京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書中音韻項之「項」許綠切誤作許綠切，遂讀「項」爲「鞠」；時人翕然從之。後得碩儒苦相討論，始正其誤。左傳記吳夫差之言曰：「勾踐將生憂寡人，」此固夫差求死之言也，而孫盛記曹操戒備劉備之言亦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少期譏其非類，其實卽讀書誤解，師心自用，遂成文字之疵累。